

诗人韩翃与柳氏的奇缘

文 / 丁辛百

寒食

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

柳絮

御苑中的柳树

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

寒食禁烟火

东汉顺帝 帝后之兄梁冀

宫内皇帝特赐烛以照明

及其四子 均封侯 故云五侯

注：1、唐德宗李适欣赏韩翃的《寒食》诗，特赐多年失意的诗人以驾部郎中知制誥（掌管皇帝诏令）的显职，因成一时流传的佳话。

2、寒食：清明前两日，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为寒食节。古时很重视这个节日。相传春秋介子推跟随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。一次断粮，介子推就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，给重耳煮吃了。归国后重耳做了君王，赏赐跟他逃难的人，惟独把介子推给忘了。他就背上老母隐居到山中。后来有人提醒重耳，才派人到山里去请他，没找到。有人建议烧山，他不就出来了。结果，他和老母一起抱树而死。于是为了纪念介子推，在这一天禁止烟火，不能做饭，只能吃前一天的剩饭，所以称寒食。

韩翃，少有文名，天宝末年进士，为人乐观随和，跟他有交往的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。只是他太穷了，屋里四壁空空，身无余物，邻居是李某的别室（二奶）柳氏，看他也太可怜，李某来时必邀韩同饮。韩翃也每邀必到，从不拒绝。李某为人非常豪爽，说一不二。来往日久，亲密无间。柳氏平时无事，常从外间观瞧，韩翃总是读书吟诗，有客必名士。她想，这样的人肯定不会久贫贱，将来可能有大作为。趁李之来，密告李，是不是帮帮他。李也认为应该如此。

一日，李某购得美酒佳肴，邀韩话旧，酒过三巡，李说：“秀才是当今的知名之士，柳氏呢，也是当今的知名之妓，以名妓配名士，这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呀！”因命柳侍韩，韩翃大惊失色。说：“咱们是至交，你叫我喝酒，我不能不来，可是柳氏是你的夫人，我怎敢无礼，我实在担当不起，你不能这样，若不我就走了。”“别介，你听我说，大丈夫相遇，彼此又相投，一言道合，可以相许以生死。我看你二人有缘，我才把柳氏许配给你，你再外道，那咱俩还有什么知交的情分！再说啦，你也太困难了，柳氏有资百万，你尽可取用。柳氏为人真挚，可以为你操持家务，可以为你分忧，无论何时，都不会有任何差错！”随即长揖而出。等韩翃醒悟过来，出门再看，李某早已不知去向。

当下二人，你看着我，我瞅着你，相视许久，也不知说什么是好，直如梦境一般。后来还是柳氏借着热饭热菜，到厨下，又烫了壶酒，二人谈到掌灯时分，韩翃才把被褥搬了过来，结成意想不到的秦晋之好。

他们夫妻和美，相敬如宾，从来没红过脸。不知不觉，过了好几年。这时淄青节度使（相当于后来的省长）侯希逸，奏请韩翃为他的从事，给他当助手，管文书，因为那年头不太平，不敢携带家眷，就把柳氏临时安置在都下，准备过了年再来接她。不料一连三年都没有机会。韩翃买了一块足赤的美金，包裹在白练之中，装在口袋里寄到家中。袋内附一简，题着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，往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答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，可恨年年离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？”

柳因一人独居，又以自己之美恐为人所欺，竟落发为尼，移到佛寺里暂住。时韩翃也随侯希逸入朝，曾寻访多次，均未找到。时柳氏被已立功的沙叱利（是肃宗时的蕃将，因作战勇敢，才被重用）劫走，宠为专房。韩更加惆怅，无法割舍。苦闷焦虑之极，东转西转，日以继夜。一天遭到城东南角，遇一挟车，他就跟着瞎走，车中忽然问：“是不是青州韩员外？”答：“是。”车帘一开：“我是柳氏，已失身沙叱利，无法自脱。明天还从此过，请来作别。”韩翃深为感动。次日，如期而来，不多时，挟车也到了，车中投出一红巾包，语声呜咽，“终身永诀！”声极凄楚，车疾驰而去。韩翃感慨万端，为之垂泪。

这一天临淄大校在都市酒楼设宴，也邀请了韩翃。韩翃也想开怀，别人有说有笑，唯独他闷闷不乐。座客便问：“员外平时风流倜傥谈笑风生，今天怎么了，这么郁郁寡欢呢？”韩翃只好把他和柳氏的奇缘说了出来。这时卫尉许俊也在座。他年轻气盛，又有一身武艺，再加上几分酒力，立起身形，一抱拳：“我许某曾以义烈自诩，愿得员外手书数字，我当飞马取来！”时在座诸公，齐声喝彩，无不赞同。韩翃不得已，书写一纸，交给许俊。许乘一马牵一马，径至沙府，适逢沙叱利已出，乃入门而报：“沙坠马，垂危，命柳夫人到！”柳氏大惊而出，见许俊，许即以韩字交柳氏，立请柳氏上马，绝驰而去。席未散，卫尉已到，即以柳氏交付韩翃，说：“幸不辱命！”一座皆惊。

时沙叱利初立功，皇上正自宠幸。这很可能引起杀身之祸。乃全体至节度使府禀告原委，侯希逸兴高采烈，又是扼腕又是捋髯而说：“这正是我年轻时所作所为，而今许俊办了如此美事，真是大快人心！”当下修表，立即奏闻。代宗皇帝李豫赞叹良久，御批：“赐沙叱利绢两千匹，柳归韩翃。”

后，韩翃从幕府辞归，在家赋闲近十年。至李相勉（李曾做过宰相，所以称李相勉）镇（镇是镇守）夷门（开封），邀韩翃作幕

温暖

文 / 徐森芊

十二月的风凶狠地嘶吼，叫嚣着要吞噬这街道上每一丝的热量。呼出的热气透过厚厚的围巾在镜片上结成一层白色的痂，从外面，看不见镜片下那双狠狠皱起的眉头。

我永远捂不热的手在大衣的口袋里拨弄着几枚硬币，这几个家伙可以为我换来拐角处便利店充足的暖气，和一杯热饮料。

我把围巾拉上鼻梁，跺着脚向拐角疾行。

天垂下深黑色的眼睑，光被暗吃掉了。

突然有什么东西翻到的声音，然后是清脆的“叮叮”的滚动之声。我被冻得麻木的脚并没有感觉到障碍物的存在，我被这声音吓得一怔。

一枚圆圆的硬币打着转匍匐在我脚旁。我立刻明白了我打翻的是谁的东西。我赶紧弯下腰，把死死贴着地面的硬币捡回搪瓷盆子。自始至终有一道意味不明的目光追随着我手中的动作，我颇有些不自在。干什么盯得我死死的，这几个钱，还怕人抢不成？还是预备着马上拉住我的裤腿，唱丧曲一样的嚷几句“行行好”饶几个硬币。我心里冷冷的想，这样把行乞当职业出卖自尊以获得钱财的乞丐，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“丐帮”成员。做作到我连廉价的同情心都不想给。眼前这个人，想必也是一样。于是我留心看了几眼。想不到这么冷的天，她竟然把腿露在外面，那截像枯木一样没有生气的小腿暴露在零下的严冬，我皱了皱眉，该不会已经冻坏了吧。她的身上裹一件脏得看不清原色的军大衣，脸皱的瘪了进去，满嘴干涩，眼窝凹陷，枯白的乱发被风吹得满头支愣着。她呆呆地看着我捡起最后一枚硬币。颤抖这嘴唇想说话，低喃声被吞进风声里。我稍大声地说了句“对不起”，撞见她的目光，混浊而又纯澈——那里面没有刻意的谄媚与哀求。或者说那里面包含着一种等待和尊严。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艰涩的迈开脚，开什么玩笑，他是一个乞丐，乞丐如果抛不下自尊，那么同情的钱币怎么会落到碗里，换来温暖？然而，我放慢了脚步，她是一个有尊严的乞丐。我动容了。她不是一个讨好献媚缠住行人“抢钱”的乞丐，而是作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期盼着有人伸出援手。我攥了攥手心的几枚硬币，飞快地调转头。没有“哐当”一声轻蔑的赏赐，也没有百般讨好的“小姐好人”，我第一次弯腰把钱放进她的盆子。依然是那张枯槁的脸和混浊的眼，没有过于夸张的欣喜表现在脸上。是的，她是一个有尊严的乞丐，我相信她是真正困厄，所以给予平等的帮助。就像接济朋友，而偿还就是她这个冬夜短暂的温暖。

“希望你的生活好起来”。她似乎是外地人，支吾着，说不清话。

我狠狠跺了几下脚，脚暖起来了，长长的夜路，也该很轻快地就能走了吧。

作者简介：徐森芊：常州市北郊中学，高三（2）。

吏，时韩翃已至耳顺之年，同僚皆为新进后生，对韩翃一无所知，举目无亲，所见诗作拙劣异常，抑郁不得志，常以病为由请假在家，只有韦巡官一人，与韩翃友善。

某日，夜将半，叩门方急，一看原来是韦某来报喜。问：“我能有什么喜？”“员外新除（委任）驾部郎中（司级干部）知制诰！”韩大惊喜，“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”韦拉把椅子坐下了，“知制诰缺员，中书两次进名，御笔不点，只好再次呈请，德宗御批：‘与韩翃’。时有与韩同名的是江淮刺史，中书又具二人姓名以进，御笔批复：“与‘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’之作者韩翃。”“你说这是谁？”韩翃也笑了。韩翃一回头，见柳氏也在笑，二人头发已白。韦也笑了，说：“你们二位真是老来福啊！”

作者简介：丁辛百（1918—），男，汉族，山东黄县人，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，毕业后曾留校任教。建国后至文革前从事中学语文教学，一直担任高中毕业班把关教师，当年因语文课讲得好，在省内外非常有影响。

曾出版的书籍有：

《名家讲解韩非子》 长春出版社 2008 年

《学生成语典故词典》 中华书局 2008 年

《道德经与气功》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年

在《长春教育学院学报》等刊物发表大量的论文。